

Best of *Translations*
《译林》精选

A T L A N T I S
亚特兰蒂斯

[英国] 大卫·吉宾斯 | 著
杨凯 秦逸 | 译

ATLANTIS

亚特兰蒂斯

[英国] 大卫·吉宾斯 | 著

杨凯 秦逸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TLANTIS

亚特兰蒂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特兰蒂斯/(英)吉宾斯(Gibbins, D.)著;杨凯,秦逸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译林》精选)
书名原文:Atlantis
ISBN 978-7-5447-0570-7

I. 亚… II. ①吉… ②杨… ③秦…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3387号

ATLANTIS by David Gibbins
Copyright © 2005 by David Gibb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298号

书 名 亚特兰蒂斯
作 者 [英国]大卫·吉宾斯
译 者 杨凯 秦逸
责任编辑 祖朝志
原文出版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570-7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老人慢慢停下曳脚而行的步子，抬起了头，像他第一次来到寺庙前一样充满了敬畏。他的故乡雅典从不建造这样的建筑。在他的上方，寺庙高大的柱子在月光下形成一片阴影，在微光闪耀的沙漠中投射出很远很远，纪念碑般的入口似乎承载着来自天穹的所有重量。在赫然出现的一排排柱子前面，耸立着一间宽阔、深邃的前厅，抛光的顶上密布着象形文字的铭文和人形图案，在摇曳的火把下很难看清楚。一阵飒飒作响、略带寒意的微风吹过，带着一股熏香的霉味，就像是有人刚刚打开了一座尘封已久的墓穴，这是表明前方有什么东西的惟一线索。尽管只有老人一个人，他还是禁不住一阵战栗，刹那间，他那泰然自若的举止被一种对未知产生的莫名恐惧所取代，这是一种对神的力量恐惧，因为他无法安抚众神，而众神对他的人民的福祉也是漠不关心。

“来吧，希腊人。”带路人的声音撕破了黑暗，他在门口的一处火焰上点燃火把，跳跃的火苗照耀出一个举止优雅、身材修长而且结实的男子，身上只有一块遮羞布。他轻手轻脚地向前走，只有上下来回舞动的火焰才能表明他在前进。和往常一样，他在圣殿的入口处停了下来，焦急地等待这位老人，后者佝偻的身躯一直随着他穿过前厅。带路人很鄙视这个胡须蓬乱、问题不断而且又秃顶的希腊人，这个老家伙每天晚上都让他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早早等着。希腊人在卷轴上写啊写啊，他做的活儿留给祭司做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带路人的鄙视已经变成了厌恶。就在那天早晨，他的兄弟塞思从瑙克拉提斯回来了，那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尼罗河黄褐色的洪水从那里进

人地中海。塞思低眉顺眼、垂头丧气。他们在父亲位于法尤姆的工场将一批布料交给一名希腊商人托运，可商人却声称因为船只失事，货物已经丢失了。他们怀疑老谋深算的希腊商人会利用他们对贸易的无知大做文章。而现在他们的预感已经累积成为仇恨。那是他们摆脱寺庙中枯燥的苦工生活的最后希望，这种生活比那些潜伏在柱子后面黑暗的僻静处的狒狒和野猫好不了多少。

老人走近的时候，带路人满怀怨恨地凝视着他。他们都叫他立法者。“我要告诉你，”带路人压低声音自言自语，“我的神怎么评判你的法律，希腊人。”

与前厅相比，内殿的庄严与宏伟无以伦比，令人生畏。在一间从整块石头中凿出的大殿四周放满了陶土做的油灯，上千束光芒从小孔中投射出来，好像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天花板上悬挂着精致的巨型青铜熏炉，一缕缕轻烟在殿内形成了一层薄雾。墙壁上的一处处凹洞就像是古代墓地里的墓穴；可是在这里它们里面装的不是裹尸布下的尸体和骨灰罐，而是顶部开口、塞满了纸莎草纸卷轴的坛子。当他们两人走下一段楼梯时，熏香的味道更浓了，寂静也被一阵越来越清楚的诵读声打破。在他们前方耸立的两根鹰头大柱子中间，两扇巨大的铜铸大门朝着他们豁然洞开。

穿过大门，他们看到了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男子，一些人盘腿坐在芦苇垫子上，全身仅着一块遮羞布，所有人都弯腰伏在低矮的桌子上。有的在抄写铺在他们面前的卷轴；其他人在记录身穿黑袍的祭司口述，他们进来时听到的微微高低起伏的诵经声就是这些人在低声重复经文。这里就是文书房，智慧之室，从历史的源头开始，甚至远在金字塔的建造者之前，大量的笔录和背诵的知识就这样在祭司们中间代代传承。

带路人缩回楼梯的阴影中。他被禁止进入文书房，现在开始了护送希腊人返回的漫长等待。但是今天晚上，他没有在闷闷不乐的愤怒中消磨这几个小时，而是对晚上安排的事情略微有一些满意。

老人带着继续工作的迫切心情从他身边挤了过去。这是他在寺庙中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最后一次破解自己上次造访就萦绕在心头的秘密的

机会了。明天开始就是长达一个月的索斯节，期间所有外人都被禁止进入寺庙。他知道，再也不会再有外来者被允许倾听这些大祭司讲经了。

希腊人步履蹒跚地步入文书房，啪的扔下他的卷轴和笔，声音暂时分散了那些埋头工作的书记员们的注意力。他小声抱怨着，抱歉地环顾四周，然后归整起自己的一卷东西，慢悠悠地穿过人群，朝房间另一头的一座附属建筑物走去。他俯身闪过低矮的门洞，坐在一块芦苇垫子上，由于此前多次造访，他能感觉到自己前方的黑暗中还坐着另外一个人。

“立法者梭仑，我是阿孟霍特普主教。”

声音小得几不可闻，比轻声耳语的音量略高，听起来像神一样古老。那个声音又说话了。

“你来到我在赛斯的寺庙，我欢迎你。你来寻找知识，我将提供上帝暗示的一切。”

例行的寒暄结束，希腊人迅速用白色的长袍盖住膝盖，准备好卷轴。在阿孟霍特普身体前倾的暗影中，一缕摇曳的光束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梭仑此前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情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还是一阵震颤。看起来他的灵魂似乎已经离开躯壳，黑暗中悬着一个闪闪发光的球体，好像地狱边缘的鬼魂向这里窥视。如果做成木乃伊，那就是一张悬浮在时间中的年轻人的脸；皮肤紧绷，呈透明状，差不多像羊皮纸，眼睛表面闪耀着盲人眼中奶白色的光泽。

在梭仑出生之前，阿孟霍特普就已经非常苍老了。据说在梭仑的曾祖父时代，荷马曾经拜访过他，而且是他讲述了特洛伊围城、阿伽门农与赫克托和海伦的故事，还有奥德赛进行的漫游。梭仑很想就此事和其他问题问他，但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违反了不向老祭司提问的约定。

梭仑专心致志地向前倾了倾身子，决心不漏掉最后一次造访中听到的任何东西。过了好一会，阿孟霍特普才再次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比鬼魂喘气好不了多少。

“立法者，说说看今天我讲了些什么。”

梭仑迅速打开他的卷轴，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飞快地浏览。片刻之

后他开始朗读,将他手稿上的希腊文翻译成他们正在使用的埃及语。

“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着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暗处,“它的统治者住在一个巨大的城堡内,紧邻大海,那里的走廊复杂得犹如迷宫。他们都佩戴着黄金和象牙,是天才的工匠和勇敢的斗牛士。可是,由于反抗海神波塞顿,城堡在一次暴风雨中被海浪吞噬,城堡中的人们再也没有出现。”梭仑停止阅读,期待地抬起头来。“您昨天讲到这里了。”

经过一段似乎无穷无尽的沉寂之后,年迈的大祭司又说话了,他的嘴唇几乎不动,发出的声音也模糊不清。

“今天晚上,立法者,我将告诉你很多事情。但是首先让我说说这个消失的世界,这座骄傲自满、受到神灵惩罚的城市,它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

几个小时之后希腊人才放下笔,收起他的卷轴,连续的书写使他的手疼痛不已。阿孟霍特普讲完了。今晚是月圆之夜,索斯节的开端,祭司们必须在参拜者到达寺庙的拂晓前做好准备。

“立法者,我所告诉你的一切都在这里,不在其他地方,”阿孟霍特普耳语道,用他弯曲的手指敲打着他的脑袋。“按照古老的教义,我们这些大祭司不能离开寺庙,而且必须将这些知识当作财富。只是因为寺庙先知阿斯特罗劳戈斯的命令,你才能够到达这里,这也是奥斯里斯的神圣意愿。”年迈的大祭司向前靠了靠,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立法者,你要记住:我不是像你们的希腊先哲那样说谜语,但是我所讲述的内容中也许有谜语。我说一条真理流传下来,并非我自己臆想的真理。这是你最后一次来这里了。去吧。”那张毫无生机的脸消失在黑暗中,梭仑慢慢站起身来,犹豫了一下,在俯身进入已经空空如也的文书房之前,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然后朝灯火通明的入口处走去。

拂晓的曙光出现在东方的天际,淡淡的霞光染红了还在尼罗河上舞蹈的月光。带路人像往常一样在寺庙外就丢下了他,年迈的希腊人又是独自

一人。经过寺庙的柱子时，他心满意足地发出一声叹息，柱子上的棕榈树叶大写字母与简单的希腊字母大不相同，最后他扫了一眼圣湖以及湖上诡异的方尖石塔方阵、狮身人面像和法老们的雕像。他很高兴将这些东西留在身后，沿着尘土飞扬的路，心满意足地朝他住的泥砖房村庄走去。他的手里紧紧攥着前面提到的卷轴，肩上的背包因为装着沉重的钱袋而向下坠。明天，在他离开之前，他将向奈斯女神供奉黄金，第一次与阿孟霍特普谈话时他就做出了这个承诺。

他还沉浸在他所听到的奇迹中。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甚至连法老们都无法想像它的辉煌。一个掌握了火、石器和金属技术的民族。然而他们都是人类，而不是巨人，与雅典卫城古老的城墙下的独眼巨人不一样。他们发现并且摘下了圣果。他们的城堡像奥林匹斯山一样光芒闪耀。他们敢于反抗众神，结果最终遭到神的毁灭。

但是他们活了下来。

走进村庄的时候，沉浸在幻想中的他没有注意到两个黑影从一堵墙后面悄悄闪出。两个人当头一击，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他眼前一黑，跌倒在地，他感到一双手扯走了自己肩上的钱袋。其中一个人抢走他紧紧握住的卷轴，撕得粉碎，将碎片远远地丢在看不到的垃圾堆里。两个人影和出现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昏迷的希腊人被丢在泥地上，血流不止。

等他苏醒之后，他将忘记在寺庙中的最后一夜。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将无法讲述自己在赛斯的经历，也无法用纸和笔书写。阿孟霍特普的智慧再也不会离开神圣的寺庙，当最后的祭司们死去，尼罗河的淤泥吞噬了寺庙和其中解开过去最神奇的秘密的钥匙之时，他的智慧似乎也将永远消失。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一名潜水员刚刚从考察船的尾部浮出水面，他因为激动而声音急促。游到梯子跟前之后，他脱掉身上的鳍和面具，递给正在等待的船长。他竭尽全力使自己的身体离开水面，沉重的氧气罐让他瞬间站立不稳，可是来自船上的拉力使他安全地登上甲板。他浑身湿淋淋的，一直在潜水平台上等候的其他队员立即将他团团围住。

杰克·霍华德走下舰桥通道，微笑着面对朋友们。那名潜水员巨大的身躯在水下却能变得这样敏捷，让他觉得奇妙无比。潜水员在船尾部的甲板上收拾乱糟糟的潜水装具时，杰克喊了起来，愚弄的口气还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

“我们以为你已经游回雅典，在你父亲的游泳池边喝杜松子酒、吃大餐呢。你发现什么了？示巴女王留下的财宝吗？”

科斯塔斯·卡赞扎基斯费力地沿着栏杆向杰克走来，同时不耐烦地摇摇头。他激动得都来不及拿掉身上的潜水装具。“不，”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可不是开玩笑。看看这个吧。”

杰克默默地祈祷这是个好消息。这次潜水行动的目的是调查一座被海水淹没的火山顶部淤泥阻塞的情况，另外两名尾随科斯塔斯的潜水员很快就会从减压站浮出水面。这个季节再也不会有人潜水了。

科斯塔斯解开一个锁勾，拿出一个便携式摄像机盒子，随手摁下重播键。这个身材高大的英国人打开微型液晶显示器，开始播放录像，其他队员都聚集在他身后。不一会，杰克略带怀疑的笑容就变成了惊讶。

水下的情景在强光探照灯的照射下清晰可见,这种灯能够照射到水下100米深处。两名潜水员跪在海床上控制着空气清淤器,巨大的真空管连接着一根低压空气管,可以吸走覆盖在勘测点上的淤泥。其中一名潜水员竭力稳定清淤器的位置,另一名轻轻地将沉积物推到管道口附近,下面的艺术品露了出来。

随着摄像机镜头的拉近,潜水员们关注的物体一下子跃入眼帘。他们看到的黑色物体不是岩石,而是被混凝土浇筑在一起的金属板,像屋顶的一排排木瓦一样相互交错。

“牛皮铸金,”杰克激动地说,“有好几百块呢。而且还有灌木层做缓冲,与荷马在《奥德赛》中描写的船一模一样。”

每块金属板大约有1米长,棱角分明,形状像被剥下并且伸展开的牛皮。这些都是铜器时代的铜块特有的特征,可以追溯到3500年之前。

“看起来好像是很早以前的物品,”考察队里的一名学生大胆推测道,“是不是公元前16世纪的?”

“毫无疑问,”杰克说,“而且和它们刚刚被放下去时一样排列整齐,这表明船体可能埋在地下。我们也许找到了有史以来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船只。”

摄像机镜头在斜坡上来回移动,杰克显得更加兴奋。在一排排的铜块中间,潜水员突然发现了三只庞大的陶土罐,都有一人高,周长超过1米。这些罐子与他在克里特岛的克诺塞斯库房内看到的一模一样。在陶土罐内,他们看到了成堆的长柄杯,上面画着美丽动人的章鱼和海洋主题图案,漩涡状的图案在波动的海水中栩栩如生。

毫无疑问,这些是弥诺斯时代的陶器,那是一个杰出的岛屿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埃及国王时代达到鼎盛时期。传说中弥诺陶洛斯的迷宫克诺塞斯是上个世纪最为轰动的考古发现之一。英国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紧紧追随着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的足迹,已经着手开始证明雅典王子特修斯和其情人阿里阿德涅的传奇故事与特洛伊战争一样真实可靠。伊拉克利翁南边零乱的宫殿是通往他所说的失落文明的关

键,他将这个传奇国王之后的文明叫做弥诺斯。迷宫般的通道和房间为特修斯和弥诺陶洛斯的战斗故事提供了特别的证据,而且表明几百年之后的希腊传说比任何人想像的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是的!”杰克空着的手在空中猛地一挥,重大发现所带来的激动将他平日的矜持一扫而空。那是多年来信念和激情的积累,它从孩提时代就激励他去实现梦想。这是一个能够与图特卡蒙陵墓相媲美的发现,一个保证让他的考察队在考古记录中稳居榜首的发现。

对杰克来说,这些图像已经足够了。可是还有更多图像,令人目不暇接,他站在屏幕前一动不动。摄像机拍到了在铜块下面一个较低的架子上的潜水员。

“可能是船尾的残骸。”科斯塔斯指着显示屏,“就在这个架子下面,有一排石制的锚和一个木制的舵。”

正前方是一片微微发光的黄色物体,好像是探照灯在海底的反光。随着摄像机逐渐拉近,所有的人都惊讶地呼吸急促。

“那不是沙子,”那名学生喊道,“是黄金!”

现在他们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了,这个镜头不过是光彩照人的景象的一部分。中间是一个迈诺斯王专用的光彩夺目的黄金酒杯。上面装饰着精美的斗牛浮雕图案。旁边放着一座真人大小的女性雕塑,她求诉似的举起胳膊,头饰上盘着一条蛇。她裸露的胸部用象牙雕成,忽隐忽现的闪光表明她的脖子上戴满了珠宝。她的身前放着一捆黄金为柄的铜剑,剑身上镶嵌的白银和蓝色珐琅描绘出战斗的场景。

最动人的景象就是潜水员前面的区域。手每动一下就会露出一件若隐若现的物品。杰克可以分辨出金砖、玉玺、珠宝和雕有树枝交织图案的精美王冠,所有的物品都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好像原来就放在一个珠宝箱里似的。

镜头突然向上朝坡上移去,然后显示屏上就成了一片空白。在随后令人目瞪口呆的寂静中,杰克放下摄像机,抬头看着科斯塔斯。

“我想我们有事干了。”他平静地说。

杰克已经将他的全部身家押在这个遥远的计划上。完成博士学业之后的10年中，他一心要找到一艘弥诺斯时代的沉船，这个发现将最终证明他提出的铜器时代弥诺斯具有海上霸权的理论。他相信最有可能的地点就是克诺塞斯东北大约70海里处的一组礁石和小岛一带。

然而他们几个星期的寻找都徒劳无功。几天前，他们发现了一艘罗马沉船，杰克希望那是他们这个季节的最后一次潜水，但是那个发现唤起了他们的希望，然后又破灭了。今天的潜水只是为下一个项目测试他们的新型潜水装备。杰克的运气又一次抓住了机遇之神。

“帮个忙好不好？”

科斯塔斯筋疲力尽地靠在巡弋号尾部的栏杆上，身上的装具带子仍然松着，脸上的海水和汗水汇集成一条条小溪流。他的全身沐浴在爱琴海下午的阳光中。他抬头看看那个比自己高大的男子。杰克不大像英格兰最古老家族的后裔，他那悠然不凡的气度是表明他贵族血统的惟一迹象。他的父亲是一名探险家，不顾自己的家庭背景，用他的财富带着家人走遍了全世界遥远的地方。他非同寻常的抚养方式将杰克变成一个局外人，在他自己的圈子里自由自在，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在舰桥和前甲板上赢得了尊敬。

“要是没我的话，你怎么办？”杰克拿开科斯塔斯背上的氧气罐时，咧开嘴笑着问道。

科斯塔斯是一位希腊船运大亨的儿子，他放弃了花花公子的奢靡生活，选择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10年时间，最终成为一名潜水技术专家。在一堆乱七八糟、只有他自己能够操作的工具和零件中间，科斯塔斯可以变戏法般轻松自如地做出神奇无比的发明，像今天的卡拉克塔克斯·波特。他面对挑战的激情与他的社交型的性格相得益彰，这是在这个团队精神非常重要的行业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北约基地，那时杰克被临时调往海军情报学院任职，科斯塔斯则是联合国反潜作战研究机构的民

事顾问。几年后,杰克邀请科斯塔斯前往国际海事大学与他共事,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个赖以家研究机构待了 10 多年。那个时候,杰克作为国际海事大学野外行动的负责人,其职权已经扩展到管辖 4 艘船和 200 多名职员,尽管他们在工程部创建阶段发挥的作用旗鼓相当,但当杰克所做的事情惊险刺激时,科斯塔斯总能想办法和他在一起。

“谢谢你,杰克。”科斯塔斯缓缓站起身来,累得话都不想多说。他的身高只到杰克的肩膀,他从一代代希腊好酒的渔民和水手那里继承了结实的胸膛和胳膊,当然也有相同的品格。这个项目也接近他心中的梦想,因此他也因这个发现而激动得全身发软。他通过他父亲与希腊政府的关系,促成了这次考察。尽管他们现在身处公海,希腊海军向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对潜水至关重要的纯净氧气罐,他们宝贵的帮助是无价的。

“哦,我差点忘记了。”科斯塔斯转过身,把手伸进夹克口袋中,晒成棕褐色的脸上绽放着笑容。“免得让你觉得这些东西全是我瞎编的。”

他拿出一个用橡胶层层包裹的袋子,递了过来,眼中闪烁着成功后喜悦的光芒。杰克没想到袋子那么重,他的手猛地向下一坠。他解开包裹,惊讶得气息急促。

那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金属圆盘,表面夺目的光泽闪亮如新。毫无疑问那是纯足金的原色,经过提炼的纯金就是这样的。

杰克不像他的很多大学同事那样,装出一副不为财富所动的样子,此时此刻,手握好几公斤黄金的兴奋涌遍他的全身。他拿起金盘,对着太阳,金盘反射出一串耀眼的光芒,似乎要将几千年来储存的巨大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看到阳光照耀下的金盘表面的印记时,他更加兴奋不已。他将金盘移到科斯塔斯的身影下,手指沿着印记的凹印摸索,所有的印记都精致地雕刻在呈球状突起的一面。

中间部分是一个古怪的直线图案,像一个大写的字母“H”,水平线上有一条短线,两侧像梳子一样延伸出四条直线。金盘的边上是三个同心圆,每个圆都区分成 20 等份。每部分都有一个不同的符号,深深地烙在黄金表

面上。杰克觉得这是象形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单词或词组。一瞥之下，他看到了一个人头、一个行走的人像、一支船桨、一条船和一束玉米。内侧的符号与边缘的排列一致，但却是一些线形的符号。这些符号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字母表中的字母，而不是象形文字。

科斯塔斯站起身看着杰克查看这个金盘，他完全被吸引了。他的眼眸闪闪发亮，科斯塔斯以前也见过他这副样子。杰克被那个英雄的时代所感动着，那是一个笼罩在神秘和传奇中的时代，一个已经被发现有着雄伟的宫殿和城堡的时代，有着卓越的艺术品和设计精良的战争武器的时代。杰克手中的这个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没有被抛弃，而是被一直呵护到灾难来临。他在以某种方式与古人们交流。然而这也是一只笼罩着神秘光环的艺术品，他知道它将毫不停息地带着自己揭开它所有的秘密。

杰克将金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又一次端详着上面的铭文，他的思绪回到了本科时期历史学写作课程上。他以前见到过一样类似的东西。他在脑海中盘算，一定要将金盘图像用电子邮件发给詹姆斯·迪伦教授，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全世界研究古希腊铭文最著名、最权威的学者。

杰克把金盘还给科斯塔斯。两个人相互对视着，眼里闪耀着激动的光芒。杰克赶忙跑过去帮助在船尾的梯子旁边忙碌的队员。看到的这些黄金使得他的激情再次膨胀。对于在公海上的古迹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管辖权，谁都可以染指。所有希望强制执行公海法律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如此广阔的水域维持秩序遇到的困难根本无法克服。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谁都可以拥有遥控潜艇，也就是用来发现泰坦尼克号的那种仪器，它只比一辆汽车贵一点点。曾经只被个别专业机构独占的水下探险已经对所有人开放了，而且导致大量历史古迹遭到破坏。拥有最专业技术的掠夺者们洗劫了海底，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记录，艺术品永远消失在私人收藏者手中。国际海事大学的考察队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合法的考古者。掠夺来的文物已经成为地下犯罪的主要货币。

杰克扫了一眼计时员的工作平台，看到后者示意潜水的信号，感到一

阵同样的激动。他开始仔细地收拾自己的装备,调试潜水电脑,检查氧气罐的气压,他的动作有条不紊、娴熟专业,好像今天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

实际上,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

莫里斯·希伯梅耶站直身子，擦擦前额，脸上滴成一串的汗水暂时不向下流了。他看看手表。快中午了，他们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沙漠的热浪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向后仰仰身子，又缩回来，突然意识到弓着腰在一个积满灰尘的地沟上连续工作 5 个多小时让他疼痛不已。他缓缓地走到场地中央，进行例行的下班前检查。他戴着一顶宽边帽、一副圆圆的小眼镜，穿着刚好盖住膝盖的短裤，看上去像一名滑稽的戏剧演员，像一名年迈的帝国建筑工人，这副形象与他这个闻名全球的埃及考古学家的身份格格不入。

他默默地注视着挖掘工作，鹤嘴锄的叮当声和独轮手推车发出的吱吱声伴随着他的思绪。这里可能没有帝王谷那么大的魅力，他思索着，但艺术品数量却多得多。在图特卡蒙陵墓被发现之前，花费了许多徒劳无功的搜寻工作；但在这里他们站在齐膝深的木乃伊群里，已经找到了数百具木乃伊，而且随着通道里的沙子不断被清理出来，每天都有更多的发现。

希伯梅耶来到已经挖开的深坑跟前。他沿着坑边沿端详着这个地下迷宫，岩石凿成的隧道两边整齐地排列着壁龛，里面的死者在若干世纪之后未遭打扰，逃过了那些盗墓贼的洗劫，这些盗墓贼已经破坏了无数的皇家陵墓。一头任性的骆驼打开了这个地下陵墓；这头不幸的牲畜离开了大路，然后在主人的眼皮底下消失在沙子里。赶牲口的人立即跑到跟前，结果看到下面很深处一排一排的尸体，尸体面部都对着他，似乎在责备他打扰了他们神圣的安息地，于是他骇然缩回身来。

“这些人十有八九就是你的祖先。”希伯梅耶被从沙漠绿洲以南 200 公里之外的亚历山大考古研究所召到此处之后，告诉那个赶骆驼的人。挖掘